

苏联的教育科学

恩·阿·彼得洛夫等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PA
P64
9789

C70.1
001222
苏联的教育科学

恩·阿·彼得洛夫等编著

陈有信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FM51/30

本书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为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编撰出版的。
本书全面地介绍了苏联建国四十年来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成就，可供我国教育科学
工作者和师范院校师生参考。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苏联教育科学近年的发展情况，我们在书末附录了凯洛夫
同志的一篇报告。

АКАДЕМИ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ИНСТИТУТ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ПЕДАГОГИКИ

СОВЕТ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К 40-ЛЕТИЮ ВЕЛИКОГО ОКТЯБР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Н. А. Петр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ПН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7

本书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出版社 1957 年莫斯科俄文版译出

*
苏联的教育科学

〔苏联〕恩·阿·彼得洛夫等编著

陈有信 等译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2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7012·450 字数：138千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1

1959年7月第一版

195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7,600册

定价 0.68 元

原出版者的話

苏联教育学标志着教育科学和教育实践的一个新的最高发展阶段，本书对苏联教育学的現况作了概括的介紹。

本书作者以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教育的學說为依据，探討了数学論、綜合技术教育和教育理論方面的主要成就，分析了苏联学前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史等理論和实际的状况。

本书指出了苏联教育学今后发展的途徑，指出了为促进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論和实际而应当着手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

本书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教育学理論和教育史科学研究所研究員們的集体著作。

第一章——彼得洛夫教授，第二章——教育科学院通訊院士叶希波夫，第三章——教育科学院通訊院士斯卡特金，第四章——教育科学候补博士包德列夫，第五章——教育科学院通訊院士烏索娃和教育科学候补博士拉季娜，第六章——教育科学候补博士伏尔科娃和馬尔科娃，第七章——教育科学院院士康士坦丁諾夫，第八章——教育科学院通訊院士奧哥洛德尼柯夫。

目 次

第一章	苏维埃教育学是教育科学和教育实际发展的一个 新的最高阶段	1
第二章	教学理论上的主要問題	21
第三章	综合技术教育	50
第四章	教育理论的主要問題	73
第五章	苏联学前教育的理論和实际	97
第六章	苏联家庭教育問題	112
第七章	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教育史	131
第八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教育科学发展 中的基本問題	151

附录

伊·阿·凯洛夫: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決議和教育科学 的任务	169
--	-----

第一章 苏维埃教育学是教育科学和 教育实际发展的一个新的最高阶段

以伟大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活动在各方面得到自由创造发展的时代，各国劳动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民主、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谊、争取建设社会主义而跟剥削者、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代。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解除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摧毁了统治阶级用来奴役劳动者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就为人格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劳动者占有人类社会积累的一切知识宝库提供了广泛的可能。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使我国产生了并顺利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终于引起了社会精神生活根本改变，包括象教育新一代这样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改变。

在我国，随着剥削阶级和人剥削人现象的消灭，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制的消灭，也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教育的经济基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教育的政治基础，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现象，也就被消灭了。

1918年1月，列寧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对劳动者展开了一幅通过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一切成就来建設社会主义的宏伟远景。

列寧說：“現在展現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已經變成全民財产的国土，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則組織新的生产和消费。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創造，只是訛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連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現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剝削手段。”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学校和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使命的問題。党和苏維埃国家把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別是新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看作社会主义建設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学校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資产阶级的阶级統治工具，变成了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变成了以共产主义改造社会的工具。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担负着建設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联学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成为对新一代傳播工人阶级思想影响、組織影响和教育影响的傳递者。

苏联的教育科学是关于新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在它的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宏大的前景，要求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学說为基础，切实地科学地解决重大的教育学問題。

① “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1頁。

苏维埃教育学吸收和利用过去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实际中一切先进的进步的东西，细心地研究和衡量各国的新经验和教育学理论。人类社会的最高智慧、国民教育和教育思想方面的进步人物所想望的一切，在我国不仅在实际上获得了实现的可能，而且还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创造性的发展。俄罗斯伟大教育家乌申斯基（1824—1870）的卓越的教育学遗产就是一个例子。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在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中，在苏联学校的活动中，才能把乌申斯基在国民教育和教学方面的许多思想付诸实现。

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教育代表着教育学和学校发展的一个新的最高阶段。学生在学校学习的科学基础知识，都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真实的科学知识。苏联学校使学生形成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培养他们符合于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和规则的高尚的人格特质。苏联学校培养儿童高贵而神圣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情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感，它教导新一代要跟其他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地生活。

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整个新一代的全面发展这个要紧而又非常复杂的任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创造了实际解决这一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苏联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一年比一年更有成效地解决着促使新一代的天才、才能和禀赋全面发展的任务，培养着积极主动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

在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创造性劳动中，在学者、工程师、技术员和苏联其他知识分子代表的卓越的成就中，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们高贵的道德政治品质中，都有苏联学校教师的不少劳动。苏联教师有成效地把苏联教育科学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同时又促

进了苏联教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現在对新一代的教学和教育的实际工作向苏維埃教育学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苏維埃教育学还没有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案。例如，跟研究具体教学阶段和不同年龄儿童发展的个别特点有关的儿童的教学和发展的問題是一个迫切的問題。但是研究得不够切实。从全面发展和准备学生参加实际活动来阐明普通教育和綜合技术教育內容的科学理論的重要著述还不多。对道德教育方法的問題研究得还很緩慢。

苏維埃教育学已經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案的許多問題，沒有按不同年龄的儿童作具体細致的研究。如儿童集体的許多理論問題是解决了，但如何使它适应于各类教导机构，研究得还很不够。

在理論上或实际教育工作上都还存在着缺点；我們对这些有清楚的了解。可是，我們回顧一下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四十年中苏联学校和苏維埃教育学走过的道路，我們仍然有充分根据为教育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的重大成就而自豪。我們有一切根据可以肯定地說，苏維埃教育学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发展的一个新的最高阶段。

为了証实这一点，必須提到苏維埃教育学对教育學理論和教育实际的重要問題所作出的有价值的貢獻。

苏維埃教育学中的教学論、綜合技术教育理論、学齡儿童和学前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理論、教育史等部門的科学理論发展水平，在以后的几章中将有所評述，这里我們只評述对整个教育學理論和教育实际的科学水平有关的若干一般性的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怎样解决教育目的的問題。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學理論必須解决的根本問題，它涉及全国人民的利益。

人民把最貴重最珍愛的东西，也就是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希

望、自己的将来寄托給教師，寄托給教育者。那末教育者对于自己的教育活动是抱着怎样的目的、是以哪一种教育学理論为准繩，人民当然要求他們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以下的問題，对人民說來，都不是无关痛痒的：教育目的是否符合兒童的体力和精神的全面发展的利益，是否能考慮到他的才能、爱好、稟賦，是否不論兒童出身的民族、家长的社会地位及其物质情况而使他們能获得同样好的教育，对兒童将培养哪些具体的人格特质，在培养他走向生活将来做祖国的一个公民方面，在使他积极参加国家的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能做到什么程度。

假如教育科学对教育目的能作出一个清楚的、不会引起疑問的定义，假如这种教育目的并不是个别教育家或教育活动家主观臆測的結果，而是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所产生的社会要求，那末，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師才能答复上述的問題。

烏申斯基曾十分正确地說過，教育目的的定义是一切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論最好的試金石。

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的发展史中，我們知道有不少不同的教育学理論和教育学体系。我們也知道这些理論和体系对教育目的的定义，照例总是一些一般性的模糊的公式，例如：“使人成为幸福的人”，“使人成为更完善的人”，“根据兒童的天性来教育他。”

諸如此类的教育目的的定义，当时烏申斯基曾对它们的含糊和毫无科学根据，作了否定的評价。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教育学論文和教育学书籍中可以找到这些定义。現代的資产阶级教育思想也不能摆脱这种含糊和毫无科学根据的性质。現代資产阶级教育学利用虛伪的“自由教育”和兒童“自然发展”的口号，再加上中学对兒童用智力測驗那种反科学方法来选拔和淘汰兒童，就对人民掩飾了占統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在国民教育制度上对劳动群众兒童

所实施的真正目的。

那末苏维埃教育学对于教育目的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呢？

社会要求领导儿童的体力和精神发展，教育科学是适应这一要求而成长起来的。因此，从教育科学产生的时候起，教育学书籍里总是不断地提到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人们根据长期的历史经验，深信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来领导儿童精神和体力的发展，使儿童形成一定的人格特质，形成他们的意识和行为。

但是教育家在取得这种经验的过程中，曾经遇到实现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上的各种困难，同时曾发现跟预期的结果不相符合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一些结果。他们从实际中体会到存在一系列能影响儿童发展的其他因素。他们深信影响儿童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方向性和效率，决定于一些客观条件。

教育学的使命不仅要揭示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相关联的性质；它还应当阐明儿童发展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它们对教育的关系，确定对儿童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教育领导的界限，研究使儿童体力和精神得到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教育中最主要的，首先是教育的对象，即处在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儿童；其次是教育目的和对儿童应该教育什么的具体内容；最后是教育者为实现既定的教育目的和纲领所用的手段和方法。

教育可以保证新一代智力、体力和禀赋的全面发展，也可以适得其反，即阻碍和抑制新一代或大部分青年的才能和禀赋的发展。这完全要看它所遵循的是怎样的教育目的和纲领，它是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实现的。

人类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史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大量的劳动者

的子女实际上被剥夺了受必要的教育的可能。占統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限制劳动者子女进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政策，在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学理论中也找到了支持者。这些理论宣传儿童智力发展是受生物遗传条件决定的，是受儿童在其中生长发展的、好象是不变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这类理论家一方面在形式上同意发展的思想，一方面却迎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来捏造科学。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在教育目的的问题上作出一个能多少令人满意的答案。

教育目的是由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产生的。所以只承认人格自由发展的思想和断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在怎么样的社会发展的条件下，社会才产生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需的活生生的要求；在哪一种社会条件下，才有现实的可能来保证实现使社会每个成员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在这种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作为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的客观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首次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在社会生产的这个发展阶段中，大工业的本性造成着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以及工人的全面的流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因此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实际上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那时“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①。

苏维埃教育学对于教育目的的全部问题的探讨，便是从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发的。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再沒有比建設沒有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目的更偉大的了！我們全国人民都参加实现这一偉大目的的运动。爭取共产主义的斗争正在經濟、技术、科学、文化等部門的活動領域里大規模地进行着。

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學說，党在教育方面提出了符合于社會全体成員客觀要求的目的，即將新一代培养成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設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間，也就是說为全部实现共产主义而准备条件的期間，学校实际上在着手培养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員。

教育行政机关的实际活动和教師大軍的教导活动，过去和現在都要服务于实现这一符合于共产主义建設規律的目的。苏維埃教育学始終是为实现这一偉大目的服务的。

苏維埃教育学認為共产主义教育是儿童人格在集体中形成和发展的統一而完整的过程。智育、德育、美育、体育和綜合技术教育是这个統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着和相互制约着的各个方面。

苏联的教育科学基于对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經驗的研究和科学理論的概括，坚持不断地改进着这个統一而完整的教育過程的每一方面的具体內容，寻求它的各方面之間的最合理的相互关系，使学校的基本目的一—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建設者——能够在实践中更完善、更有成效地实现。

教育理論問題、綜合技术教育問題、学校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科书的科学理論根据（包括教學論和教學法方面）等問題的研究，都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着。这些研究工作是完全符合于党在共产主义建設现阶段向学校提出的新任务的。

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不仅反映着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社

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这里还应该着重指出，它是全部社会史和教育史上第一次跟每个儿童的人格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利益相符合的目的。

克魯普斯卡雅在揭示苏联学校的目的和资产阶级学校目的的原则区别时曾指出，苏联学校的目的和新一代全面自由发展的利益是不相矛盾的。

有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学的代表反对向学校提出任何目的。他们认为这样儿童会成为实现违反儿童利益的其他目的的工具。克魯普斯卡雅一面同意不能向学校提出跟新一代的利益相矛盾的目的，一面充分有根据地肯定说：任何一个爱儿童、爱自己的事业的教师都可以在实际中体会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向学校提出的目的不是外来的目的，它不违背新一代的利益和要求。

在任何一种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学校的目的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而确定的，阶级对抗社会所特有的矛盾——教育目的和广大劳动群众儿童利益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在不同的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种矛盾，他们有时就对统治阶级在学校教学组织上的规定表示不同意，不去热心地执行政府的命令、规章、纲领，甚至将这些都置之不理而企图建立自己的活动。

乌申斯基当时曾指责过那些只是听命令、按规章进行工作的教师，他们不是根据信念进行工作，只是唯命是从，一旦规章变更，也就随着改变。

他说：“如果在财政或者行政范围里，可以用命令和指示来进行工作，可以不管执行者对这一思想同意不同意，那么在社会教育范围内，除了开诚布公地讲清楚和开诚布公地接受信念之外，没有

其他办法可行，这一点还不够明白嗎？因此，只要我們这里还没有这样一种环境能自由地、既深且广地、以科学为根据、跟哲学信念有密切联系地来形成教育信念，那么，我們的社会教育就会失去只有教育者的牢固信念才能奠定的那种基础。”^①

在蘇維埃政权建立后，苏联教师数扩大了七倍多（1914—1915学年为231,000人，到1955—1956学年增加到1,655,000人）。^②教师队伍的蓬勃增长，說明在过渡到普及义务中等教育上的巨大成就。我們不仅因这一点而感到合理的自豪，还为我国学校教师在遵循共产主义目的和在具体工作中体现这种目的的信念之間并不存在矛盾而感到自豪。烏申斯基的理想实现了。現在正在自由地、既深且广地、以科学为根据、跟哲学信念有密切联系地形成着教育信念。我国的教师用事实來證明：苏联学校的目的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設者的新一代的利益并不抵触，这一目的跟他們自己的教育信念并不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目的和儿童人格全面自由发展的利益之間，教育目的和人民教师的信念之間的对抗性矛盾正在消失。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任何矛盾都消失了呢？

不，不是这样的。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觀点看来，一切过程中，任何現象中都存在着矛盾。事物和現象內在的特有的矛盾是它們发展的根本原因。

列寧曾經說：“对立面的同一（它們的“統一”，也許这样說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統一这两个名詞在这里并没有特別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認（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內）的一切現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

① “烏申斯基全集”，教育科学院出版社1950年版，第8卷，第21頁。

② “苏联的文化建設”，統計汇編，莫斯科1956年版，第81頁。

的、对立的倾向。”①

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現象的教育，它服从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惟发展的基本規律——对立統一律。

列寧說：“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条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絕對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絕對的一样。”②

这样，对立面的矛盾、斗争是普遍性的和絕對的。但是列寧指出，对抗性和矛盾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会消失掉，后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

对抗性不是普遍的形式，而只是对立斗争的一种形式；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消失。列寧的这一原理也涉及教育的范围。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領域中的矛盾不象資产阶级社会那样带有对抗的性质。

教育工作者在实现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培育每个儿童具体的人格特质时，他不能不估計到儿童的各种个别特点。教师在解决儿童全面发展的任务时，他不能不估計到同一年齡的、在同一班学习的儿童在教育程度上；在行为上，在对学习、对家长、对教师和同志的态度上是不一样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育的总目的以及发展和培养每个儿童的个别計劃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

苏維埃教育学是怎样解决这个复杂問題的呢？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为了給这种矛盾以这样的方向、这样的形式，即使它既能保証每个儿童达到全面发展的总目的，又能保証儿童保持自己的个性，苏維埃教育学曾开辟了怎样的途径呢？

① 列寧：“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頁。

② 同上。

对教师讲来，在这一道路上曾经埋藏着当时馬卡連柯形容过的危險：一方面是照着模子刻出“狹隘的一系列的”人型的危險，另一方面是对每个学生忙碌地分別进行的教育，有可能成为一种对几百万个儿童进行的无前途的教育試驗的危險。

由于苏維埃教育学的出色的发现，终于找到了解决問題的方法。这是对教育理論和实际的发展的无可估价的貢献。我們說的首先是由克魯普斯卡雅和馬卡連柯制定的兒童集体的理論。

苏維埃教育学和苏維埃教育体系从它存在的最初时候起，便走上了在教育新一代的目的和任务上有原則不同的新的道路。克魯普斯卡雅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學說，她首次提出了儿童集体在解决共产主义教育目的和任务中的意义和作用的問題。

还在苏維埃学校建設的初期，在建立共产主义教育体系的头几年，克魯普斯卡雅就在自己的发言和文章中不断地強調指出这样的主張：不組織联系周圍生活的儿童集体，我們就不能解决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

克魯普斯卡雅認為，必須运用儿童集体的教育力量，她把这种必要性跟苏維埃国家的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跟原則上不同于資本主义社会的学校的苏联学校的目的以及共产主义建設的远景直接联系在一起。

克魯普斯卡雅对发展共产主义教育理論和实际的杰出作用，不只限于她对儿童集体在青年一代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提出了重要的根据。她在自己的著述中首次闡明了儿童集体在共产主义教育体系中的教育效果的实质是什么；儿童在集体中的生活和工作怎样影响着他們的意識和行为的形成；應該怎样向儿童提出困难的任务，从而来团结儿童集体，并使它产生更复杂的組織形式。